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 
第二十四回 射怪物孫癩子辭師 賣人頭鄧法官炫技

話說孫癩子得意洋洋的出了伏虎寺，自以為這事做得痛快，師傅必然稱贊他。回到洞中，見師傅照常在石床上打坐，不敢驚動。正要做自己的功課，畢南山忽張眼呼他到跟前，說道：「你下山去罷，我這裡容不了你這樣粗暴這樣大膽的徒弟。幸虧你的野性顯露得早，若再過幾年，你自己的內丹有了火候，那還了得。」說時，待伸手向孫癩子頂門拍去。孫癩子不覺大驚失色，知道這一拍，是要將他自己所得的內功和法術，一股腦兒收回去，立時仍變了個尋常人，嚇得趁勢跪拜下去，閃開了這一拍，叩首哀求道：「弟子有過犯，求師傅責罰，就是打死也情願，只求師傅不要驅逐下山。」畢南山指著孫癩子罵道：「你這東西，敢如此膽大妄為，還了得。幽冥鐘妨礙我的修煉，已有一個月了，若可以將鐘毀壞，還待你去動手麼？故念你這番妄動，居心是在要不耽延我修煉的時刻，尚可饒恕。只是你粗暴大膽的處分，不能寬免。罰你弔餓三天，看你下次敢也不敢？」隨用手向房角上一揮，孫癩子便身體不由自主的，彷彿腳跟上有繩索捆綁了，身體即刻在房角上倒懸起來。偷眼看師傅，閉目打坐如故。鉤起腰去摸腳跟，卻又摸不著甚麼。初弔時還能支持，弔了一會，就漸覺難受了，只得運用起工夫來。經過一晝夜，肚中又饑餓，身體又痛楚，甚麼工夫也運用不靈了，忍不住痛哭求饒。畢南山又責罵了一頓，才將他放下。從此沒有幽冥鐘響，畢南山每夜作法起霧，使用不著等候了。又過了些時，這夜孫癩子正跟著畢南山在山頂上修煉。此時孫癩子的法力，已比初出洞時高強幾倍了，無論如何濃厚的霧，能一眼看個透明。這夜的月色，也分外皎潔，孫癩子看見離畢南山約有百步之外，有一隻絕大的狐狸，朝著畢南山，和人一般的跪在地下，搗蒜也似的叩頭。口裡銜著一件白色的東西，初看分不出是甚麼。孫癩子揉了揉眼睛，仔細看去，原來是一個人的頭顱骨，大約是從墳堆裡掘出來的。只不知他是這們銜在口裡叩頭，有甚麼用處。再看自己師傅，似乎還不曾覺著的樣子，只是閉著眼不作理會。那狐狸叩了一陣頭，和人一般的用兩腳立起身來，向前走了幾步，重複跪下叩頭，又叩了幾個頭，又立起身向前走幾步。如是者三四次後，跪下去就將頭顱骨放在地下。每叩一個頭，朝著畢南山「吱吱」的叫幾聲。孫癩子見狐狸開口叫起來了，以為自己師傅必然張眼看看。誰知畢南山竟象是睡著了一樣，仍是不作理會。狐狸叫後又銜了頭顱骨向前走，孫癩子見狐狸已走近畢南山不過□來步遠了。心想：時常聽人說，狐狸是會迷人的，莫不是這孽畜不懷好意，這們一步一步的逼過來，想將我師傅迷惑？我師傅若不是被他迷了，怎麼在跟前這般叫喚也不聽得呢？我不在旁邊看見便罷，既看見了，豈有袖手旁觀，不救師傅之理？並且人人都一般的傳說：狐狸精是害的東西，我殺死他也可算是除了一個害。

孫癩子主意已決，他此時已得畢南山傳授了不少的法術，當下就用左手結了一個雷訣，才舉起來還不曾發放，那狐狸彷彿已經察覺有人暗算了，掣身就待逃走。孫癩子到這時那裡肯容他逃脫，一面將雷訣向狐狸發去，一面口裡喝道：「孽畜，待逃到那裡去！」就這一舉手之間，煙雷生於掌握，霹靂起於空中，眼見那狐狸被雷劈得就地一滾，山嶺都搖搖震動，即見畢南山的袍袖一拂，張眼向孫癩子叱道：「胡鬧，他干犯了你甚麼，應當傷害他的性命。你既居心如此狠毒，我這裡容你不得，就此下山去罷。」畢南山這一番發作，只嚇得孫癩子魂都掉了，慌忙翻身跪下，說道：「我並不是居心狠毒，要將他處死。只因見他一步一步的向師傅跟前逼過來，師傅閉目靜坐不曾覺著的樣子，恐怕他不懷好意，想乘師傅不覺，暗加傷害，所以用雷火傷他。」

畢南山當下鼻孔裡哼了一聲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你的法術能制伏的東西，能傷害我麼？我當時初帶你出洞的時候，是如何吩咐你的？象你這般浮躁的人豈是載道之器。」孫癩子不敢多辯，惟有叩頭哀求饒恕。畢南山的氣忿雖已漸漸平了，然終不肯答應容留他的話。畢南山走近那狐狸，指給孫癩子看道：「你瞧見了他這般皮焦肉爛的樣子，心裡也得安然麼？你雖是為要救我才殺他，但傷生為修道人第一件宜守的戒律，我曾屢次叮嚀吩咐，你於今既犯了這條戒，沒奈何只得教你下山去。你此後雖離開了我，然一般的可以修煉，倘修到了須我指引的時候，我這裡自然知道，自然前來指引你，若不努力，就休想此生再見我了。你看，天色已經亮了，你就此下山去罷，這山下有我收藏的一錠銀子，你可拿去做回瀏陽的路費，到家還充足有餘。」孫癩子本是個無家可歸的人，這回師徒相處又有幾年了，忽一日教他分離，他那裡捨得，當下忍不住便哭起來。畢南山安慰他道：「人生遇合都是前緣，一點兒不能勸強。你只牢牢的記著：此後多行功德之事。猛勇精進，與我會面之期，必不在遠。如果拿著這點法術下山去胡作亂為。你只一轉念頭，我便完全知道，雖在萬里以外，也能在頃刻之間，取你性命。」孫癩子原想哀求再容留幾時，因看畢南山的神氣□分決絕，料知是有定數，無可挽回的了。只得依依不捨的拜別師傅，含淚下山。

才行了□來步，滿山雲霧都頓時開朗了，一輪紅日已冒上地面來，映射得滿山樹木戴露的枝葉上，一道一道的光芒閃爍，彷彿每株樹上，結了千萬顆明珠。孫癩子到峨嵋雖住了幾年，卻不曾有一次在這時候出來，流連過這般美景。少年人的心性容易轉變，無論甚麼憂愁的事，只須換一個境界都忘懷了，師徒離別之感，也只在剎那。當時看了這種朝陽初上的麗景，便立住腳舉眼向四山望了一望，想道：「我記得初到這山裡的時候，已在黃昏過後了，暮色蒼茫，山上形勢，全看不見，並且連來路的方向，此時都想不起來了。究竟瀏陽在那裡？我於今當向何方走去才不錯呢？」隨即又轉念道：「好在我並沒有父母兄弟和田產在瀏陽，雖是瀏陽人，也不必就趕回瀏陽去，慢慢的訪問，便多走時日也沒要緊，且下了山再打聽罷。」

想到這裡，剛待提步下山，猛然想起一件事來，連連的跺腳，說道：「糟了，糟了！師傅說，他有一錠銀子，收藏在山下，教我取了做回瀏陽的盤纏。這樣大一座峨嵋山，我不問個明白，知道那一錠銀子藏在山下甚麼地方呢？若圍著這座山尋找，只怕尋找三年五載，也是枉然。這山下不是沒有人來往的，收藏了若干年，沒被人拾去，可知收藏得很深密。我不回去問明收藏的所在，是不能成行的。」邊想邊回身走了幾步，看畢南山平日打坐的一塊大岩石，依然光滑滑的受著日光，只岩石上已不見了師傅的蹤影，再者那狐狸倒斃之處，也不見狐屍的所在了，但是細看地上還有一團燒焦了的狐毛，旁邊丈多遠一棵大松樹底下，有一個小小的新墳，泥土還鬆，一看就知道是新築的。

孫癩子暗想道：我每夜跟隨師傅在這裡修煉，這裡周圍半里來遠近的一草一木，我都認看得仔細了，何嘗見過有這們一個墳堆呢，可見得這墳就是那狐狸藏骨之所。我拜別師傅才走了□來步就回來，耳內不曾聽得一點兒聲響，這墳堆便已築成了。我若有了這種神通，就不在師傅跟前，也不愁修不成道了。想罷，又向墳堆默祝道：「我因制不住一時火性，胡亂傷了你的性命，以至被師傅驅逐，後悔也來不及了。你死在九泉之下，不用怨我，等我修道成功的時候，一定首先超度你。」孫癩子此時還有些稚氣，以為是這般默祝一陣，可以表示悔意，算是向狐狸道歉。那知道默祝已畢，耳裡就聽得有很嬌嫩的女子聲音說道：「你孫癩子不要假意慈悲，我母親無端屈死在你手裡，我只恨自己力弱，不能即時將你碎屍萬段，誰稀罕你將來超度。」孫癩子吃了一驚，連忙回頭看左右前後，都沒有甚麼形跡。心想：我不過心裡默祝一番，並不曾說出聲音來，這小狐狸精居然知道。怪道師傅說，只須我念頭一轉，他老人家便完全知道。我此後存心，倒是疏忽不得。小狐狸精既明說了自恨力弱，奈何我不得，我也用不著理他，到洞裡見師傅問那錠銀子去罷。遂掉臂不顧的向平日回洞的道路走去。

約莫走了二三里，不由得心中詫異道：「我記得洞口離山頂沒有多遠，平日來回都是一會兒就到了，怎麼此時走了這們遠，還不見那大石岩呢？並且這山的形勢，也不像平日常經過的、難道每日來回兩次的熟路，也會走錯嗎？必是不留神的走過了，不回頭必越走越遠。」遂又回頭走著，細細的向左右察看，越看越不像洞的情景。這一來，可把個孫癩子弄糊塗了，找來找去，又找到了山頂葬狐狸的墳堆跟前。孫癩子定了定心神，想道：「必是剛才在我耳根邊說話的小狐狸精懷恨，有意是這般捉弄我，迷了洞口，使我見不著師傅，問不到藏銀子的所在，沒有盤纏回瀏陽。也罷，沒有銀子，難道我就走不動嗎？莫說我還有這多法術，就是不會法術，也不見得不能回瀏陽。」

想到這裡，便決心不再尋洞口了，大踏步順路向山下走去。已走到離山腳不遠了，忽聽得樹林中有「嚶嚶」的哭泣之聲。側耳

聽去，覺得□分悲慘。忖度這哭聲是個女子，離身邊並不甚遠。孫癩子少年好事，思量這一帶樹林裡並沒有人家，有甚麼女子一清早起來，就獨自跑到這樹林中哭泣呢？大凡放聲哭泣的人，為是有不得了的事。師傅吩咐我多行功德之事，我若能替這哭泣的女子出力。或救她的性命，或減她的痛楚，豈不就做了一件功德之事。自覺這念頭有理，即時遵著發聲的方向走進樹林，覺得哭聲更近了，耳裡並聽得出是如怨如訴的女兒哭母聲，彷彿就在離身數尺遠近。孫癩子一聽清楚是女兒哭母，登時就想起那說話的小狐狸精了，向左右望去，卻仍是看不見形跡。忍不住用腳在地下一頓，喝道：「哭的到底是狐是鬼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這們橫行，還了得嗎？」這幾句話一喝出口，即見一隻渾身黑毛的狐狸，連頭尾足有五尺來長，靠近一株樹根伏著，似乎知道自己露出了原形，很是著急，慌裡慌張要逃走的样子。孫癩子不曾在白天看過這們大的狐狸，卒然發見了，自免不得吃了一驚，正待看個仔細，那狐狸也拖著掃帚一般的尾巴，不顧命的逃跑。孫癩子雖不敢再存傷害了他的心，然因想看牠逃到那裡去，不知不覺的就跟著追趕。只見那狐狸跑不上兩三箭遠，就鑽進一個小小的石岩裡面去了。

孫癩子追到石岩跟前，低頭伏身看石岩裡面，也好像是一個石洞，漆黑的看不見裡面深淺大小的情形，只是岩下的窟窿極小，便是三五歲的瘦弱小孩，光著身也不容易鑽進去。窟窿周圍的石上，都磨擦得非常光滑，可知不斷的有狐狸進出。孫癩子笑道：「原來這地方就是你這小狐狸精的巢穴。我雖用雷劈了你的母親，但我師傅既將你母親的屍體埋葬了，並築了墳堆，我又在墳前默祝了後悔之心，並許了超度他，你不應該迷了我的方向，使我不能回洞，見不著師傅，得不著盤纏。我原是不恨你的，至此也不能不恨你了，性命可以不傷害你的，但須攪得你暫時不能在洞裡存身，以泄我迷途之忿。」

舉頭看岩邊有好幾株樹。孫癩子在看牛的時代，就慣會上樹當即爬上樹去，折了一枝大樹丫下來。兩腳剛著地，瞥眼就看見那隻黑狐狸從洞裡竄了出來，跑的真快，霎眼便沒看見了。孫癩子疑心是自己的眼花了，料想狐狸不能逃跑得這般快。隨把樹丫的小枝去了，僅留了頭上幾根小枝葉，從窟窿口塞將進去，以為這樣狐狸的巢穴，縱深也不過數尺，有這們的樹枝，足夠戳到底下。誰知塞進窟窿去，毫無阻擋，直塞到樹丫都進了窟窿，孫癩子還不捨得放手，自己將身體伏在地下，伸直了右臂，也送到窟窿裡面去。在裡面握緊樹丫，用力攪動了幾下，忽覺得窟窿旁邊，有一件尖銳的硬東西碰得手痛，順手放下樹丫一摸，摸著了似很沉重，取出來看時，原來竟是一個大元寶，朝窟窿口的一方面，也磨擦得非常光滑了。不由得喜出望外，連忙跪在地下叩頭謝了師傅的賞賜，起身待走，忽又轉念道：「照這情形看來，我是錯怪小狐狸精了，他原形都保不住不顯露，那裡能有神通迷我的路。我無端將樹丫塞進他窟窿裡，若不取出來，他果然早已逃出了窟窿，到還罷了，不過從此回不得巢穴。倘若還在裡面躲著，不能出來覓食，不活活的將他餓死嗎？」遂揣好了銀子，仍伏身把樹丫拖了出來，才下山尋人打聽了回瀏陽的道路。

在路上也不知走了多少時日，向人打聽了多少次路程，一日畢竟被他走到了瀏陽縣。他既沒有家可以回去，又沒有親朋戚友之家可以投奔，初到瀏陽，只得權且找了一家客棧住下。他雖是在瀏陽生長的人，然一則因生長在鄉下，不曾到這縣城，二則因那時年紀太輕，又出自窮家小戶，所以對於瀏陽的一切情形皆不熟悉，不過一口瀏陽話還不曾忘記說就是了。一到了瀏陽縣，心裡說不盡的高興，每日在客棧裡吃了早飯，就到街上去閒逛。打算在客棧裡略住些時，再到自己生長的鄉下去，謀安居生活之道。

這日，他正在街上緩緩的走著，忽見前面遠遠的大群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一個個眉開眼笑的，不知圍攏著一件甚麼東西，邊看邊走。孫癩子是專在街上瞧熱鬧的，看了這情形，自然加緊了腳步，迎上前去看，他不看倒也罷了，這一看幾乎惹出一場大禍來。原來大家圍攏著看的。乃是一條三尺來長的木凳，凳上放著一顆人頭。木凳並沒人推挽，自然會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動。那人頭雖是自頸以下截斷了，但是不見一點兒血跡。兩眼並和平常人一樣，能左顧右盼。頭髮朝天縮了一個道裝髻，還戴了一枝古玉簪。周圍看的人雖多，連小孩子都沒一個敢動手去探摸的。孫癩子看了，雖知道是有人賣弄法術，然不知道這人是誰，是何等樣的人物？正想找一個年老的人打聽，湊巧有個人看了，向旁人稱歎道：「象鄧法官這們高強的法術，普天下只怕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。」這人聽了點頭道：「法術確是高強得很，不過說普天下找不出第二個，就怕未必，只我瀏陽自然沒人及得他。」又有一個離木凳遠些兒的人聽了，答道：「我瀏陽若有人能及得他時，他也不敢這們橫行無忌了。」這人說還未了，就有個年老些兒的，連忙搖手止住道：「快不要隨口亂道，你以為他只有一顆頭在這裡走，便聽不出你的說的話麼？此時這頭不能開口，等一會剃過了頭髮回去，一般的能將眼裡看的情形，耳裡聽的言語，一五一□說法給那鄧法官聽呢。」那說話的人道：「隔了這們遠，我方才說的聲音又不大，料他也不聽得。並且看他的人這們多，他即算聽得了，也不見得便知道是我。」孫癩子這才知道是鄧法官的頭，因想看這頭究竟如何舉動，便不暇多聽這幾個人談話，即跟上人頭同走。

又走了□來家後面，到一家剃頭店門口停了，只見一個年約四□多歲的人，裝束情形與普通剃頭的差不多，好像歡迎上賓的神氣，慌忙走出店門，恭恭敬敬的對這頭拱手，笑道：「鄧法官今日又來光顧小店子，請進、請進。」說著，將雙手先在自己衣上揩擦了幾下，覺得揩擦乾淨了，才誠惶誠恐的捧起那頭來，走進店就一張高凳子上安放了，和平常人剃頭一般的剃起頭來。剃乾淨了，仍捧出來安放在長凳上，那凳又自然能行走了，孫癩子是個會法術的人，見了這種情形，如何肯捨了不看個究竟，遂又跟著長凳行走。不知跟得一個如何的結果？且待下回再說。